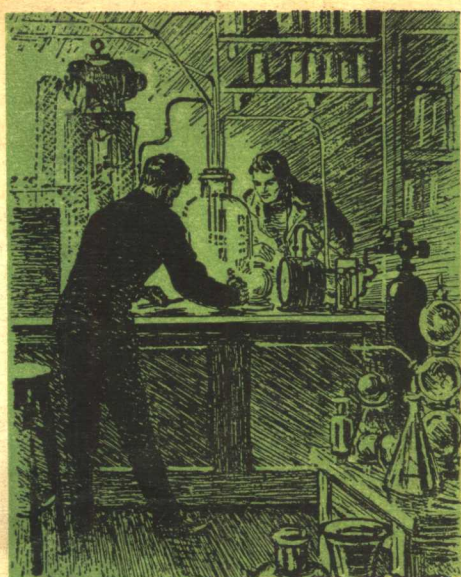




發明者的命運

尼古拉·羅金著

新文藝出版社

尼古拉·罗金

發明者的命運

叶冬心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六·上海

內 容 提 要

本書描寫帝俄時代的科學家李西津怎樣發明利用碳酸氣和水制成人造食物，遭到廠家的忌恨和反动勢力的迫害，發明的配方經過了無數波折，直到蘇維埃政權建立後，才重被發現。由於科學家們集體研究，蘇聯政府大力協助，終於使這一發明達到實用。全書分三部。第一部以沙皇時代作背景，二、三兩部歷敘俄國革命，內戰和兩次世界大戰。書中突出的刻劃了科學家、革命家、熱情的大學生、淵博的教授、英勇的戰士，敘述了許多緊張動人的故事：游擊戰爭，流放逃亡，礦井爆炸，實驗室起火，暴徒怎樣劫取發明的配方，科學家們怎樣探索獲得的試劑。通過這些故事，我們看出科學工作與政治的密切關係，以及蘇聯科學發明的光輝前途。

Николай Лукин

СУДЬБА ОТКРЫТИЯ

根據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1 年版本譯出

發 明 者 的 命 運

尼古拉·羅金著

叶冬心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登登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004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8 3/8 字數 408,000

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5,000 定價(6) 1.70 元

科学的种子是为了
人民的收穫而生長的^①。

——吉·門捷列夫

① 見門捷列夫著化学基礎一書的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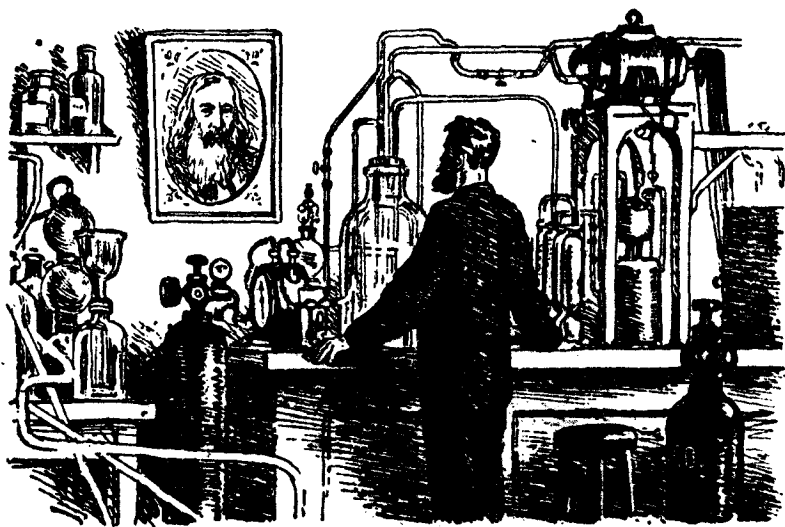
目 次

第一部	希望的幻滅	1
一	管子的故事	2
二	積雪的高峰	22
三	面包和糖	46
四	河濱大街上的屋子	92
五	不速之客	124
六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諾維奇大公	141
七	飛來橫禍	164
第二部	除旧更新	187
一	哈里东諾夫礦山	188
二	偏僻的小路	213
三	新的开始	242
四	埋在地下	266
五	彼得·沙波瓦洛夫	311
六	長征	326
第三部	“我們宣揚富庶繁榮……”	363
一	道路更寬闊了	364

二	一丘之貉	421
三	到了人民的手里	483
四	無尽的富藏	521

第 一 部

希 望 的 幻 滅



一 管子的故事

彼得堡的天空一片灰暗，布满了云，飘着蒙蒙细雨，沉甸甸的水珠从檐边坠落在人行道上。李西津下了馬車，向一幢破旧的平房走去，好半天，站在台階上，拉那門鈴的拉手。馬蹄沿着街道得得作响，馬車去远了。最后，門門啞的一响，門开了。女僕華尔瓦拉从微开的門縫里向外窺看，隱隱約約露出她那花白的頭髮和一双喜盈盈的眼睛。

“李西津先生！親愛的客人！”華尔瓦拉当哪一声拉开鎖鏈，門大开了。“您來啦，謝謝天父……”

客人滿臉笑容，走進穿堂，把骨柄手杖放在角落里，从魁梧的身体上脫下大衣，然后用手帕拭干被雨水淋湿的紅鬍子。

屋子里傳來顫抖的声音：

“那面站的不是沃夫卡嗎？”

“是他！”華爾瓦嚷道。“太太，正是他！”

只聽見門帘后面鞋子窸窣窣的聲音，地板被踩得咯吱咯吱响。卡波奇卡姑母在門口出現，她是一個老奶奶，个子矮小，打扮得齊齊整整，穿着一件花邊的黑色羊毛衣服。

“好呀，寶貝兒，噯，再好沒有啦！”她裝腔作勢地拉長了聲音說。“你多少年沒來了，多少年……不成器的，大概在什麼地方大吃大喝吧？”

李西津笑得更厉害了，他向老奶奶鞠了一躬，吻了吻她那滿是皺紋的手說：

“給您賀節，卡波奇卡姑母！”

“你也讓我瞧一瞧呀，淘氣的家伙……”

老奶奶輕輕地吻了吻他的前額，戲弄地拍拍他那長滿鬍鬚的臉頰。她的聲音忽然變得傷感動人起來：

“留起鬍子來了！你怎么瘦了，親愛的。眼睛可跟從前一樣，真像個小壞蛋……找到媳婦了嗎？”

姪兒搖搖頭，大笑起來說：

“沒有，卡波奇卡姑母，您又開玩笑啦！”

“瞧你这淘气的东西！寶貝兒，也該娶啦。你已經三十歲了，是不是？你不能做一輩子光棍呀？”卡波奇卡姑母掀起門帘說：“喂，到客廳里來……華爾瓦，沏茶，弄點東西來吃。”

李西津走進客廳，腳底下的地板發出他所熟悉的咯吱聲，他站住了向四面瞧看。屋子裡，一切都沒改變：嵌在鍍金的圓框裡的一幅“坡爾塔瓦戰役”^①圖、几棵種在窗口的藍色木桶裡的巨大的

① 一七〇九年六月，彼得大帝統領大軍，在坡爾塔瓦城附近击潰瑞典皇帝卡尔十二世侵略烏克蘭的軍隊。

無花果樹、罩着套子的柔軟的椅凳、一張彎腿子的牌桌。甚至屋子裡的气味都跟多年前的一樣，那是一股鼠尾草夾着一點點香蘭草的气味。

李西津坐下以後，回想起四歲的那年，他曾坐在这里，就坐在这張沙發上。那是一個黃昏，太陽正在沉下去。深紅的日光照射在牆上，整個屋子顯得紅通通的。大人們正在交談，他却很想摸摸那些畫出來的日本人，原來沙發旁邊的竹架子上放着一個很大的日本花瓶。這是怎麼一回事？他還沒摸到那瓶子，它可已經離開了原來的地方，墜在地板上，打得粉碎了。他吓得大聲叫嚷，哭了起來。卡波奇卡姑母哄勸他，替他拭去眼淚，撫摸着他的頭，還給了他一只巧格力小公雞。那時候，她身材苗條，很是漂亮，梳着高高的髻兒……如今她變得彎腰駝背，這樣衰老了！

這會兒，卡波奇卡姑母大概也想到了這件事。

“日子過得真快啊，”她傷感地說。“我現在瞧瞧你，簡直不能相信，你已經長成這樣一個漂亮的小伙子了。”

她舉起青筋腫脹骨節疙疙瘩瘩的手指，理理她那雪白的頭髮。

“李西津家只剩下咱們兩個人了，沃夫卡。你最好早點兒成了家吧，別耽擱啦。我想抱姪孫了。”

老奶奶過的是清貧和孤獨的生活，她身邊是一些早在年青時應用的東西，几棵長得很茂盛的無花果樹，以及几幅心愛的肖像。她幾乎從來不跟外人見面。除了逢到天好的時候，走到隔壁那幢房子的門口，再走回來以外，她從來不出門。經常跟她談話的只有女僕華爾瓦拉一個人。

每天，華爾瓦拉在厨房里料理事情，卡波奇卡姑母就瞅着窗外的樹枝。樹枝如果復滿了雪，或者隨風擺動，她就感到淒涼。這時，老奶奶總是放下窗帷，開始翻看貼滿褪了色的照片的簿子，或

者把旧鈕子咧、扣子咧、帽徽咧、軍刀柄上的帶結咧，一一放進首飾盒里。首飾盒里的这些小玩意兒把她的思念引到一个遥远的、一去不能復返的世界里。她小心地撫摸着它們，迷茫地細瞧着它們，有時，甚至还嘖嘖咕咕地向它們說些什么。

卡波奇卡姑母二十歲那年，做了一件人家說她是“有失檢点的事”，原來她的父母要把她嫁給一个有錢的老地主，但是她从老家逃出來，投到了她早已愛上的青年陸軍少尉塔塔尔哲夫的怀抱里，沒有在禮拜堂舉行婚禮，就做了他的妻子。旅長不知为了什么不准这位少尉結婚，少尉要退伍，但是也沒獲准。因为那时他所屬的一个旅被派去鎮压在波蘭、白俄羅斯和立陶宛各地爆發的反抗沙皇政权的起义运动。塔塔尔哲夫是一个爱好自由和拥护正义的人，他向起义的軍隊投誠；一个月后，他被捕了，革了職，处了死刑。起义运动失敗了。三万个起义的人陣亡了，一万五千人上了断头台。

以前的熟人，遇見卡波奇卡姑母時，不再向她點頭招呼了。他們對她指指戳戳，提到她時，总是叫一声“沒結婚的寡婦”。她有时候听到，人家用更粗野的話在談論她；甚至有些親戚帶着可惡的冷笑，称呼她那神聖的东西——被处死刑的塔塔尔哲夫的名字——同时还添上“叛徒”、“賣國賊”、“他死得活該”等等的話。

她遷居到華西列夫斯基島①，已是整整四十年前的事了。当时，她的創痛还新。她租下了这幢屋子，不願意會見任何人，那些日子里只有米沙兄弟常常來看她。米沙心地善良，從來不像別人那样責怪她。他來時总是把踢馬刺蹶得錚錚响，笑得呵呵哈哈的，找些話來逗寡居的姊姊开心。

过了不久，她跟兄弟分別了，因为兄弟被派到省里去做團長

① 彼得堡（現列寧格勒）市區的一部分，由涅瓦河的兩條主流形成。

了。他在省城里結了婚，像他信里所講的那樣，娶了“全省的第一名美女”；結婚後一年，妻子意想不到地承受了一筆巨大的遺產。後來，卡波奇卡姑母知道，兄弟生了一個兒子。又過了幾年，兄弟在假期里，帶着妻子和四歲的李西津，來到了彼得堡。這是久遠以前的事嗎？誰想得到，光陰過得這麼快！

“誰想得到……”老奶奶思忖着。她面前一張沙發上坐着她的姪兒——一個大个子、闊肩膀、穿着寬大的燕尾服的男人。“瞧他長得這麼大了！可是一雙眼睛跟前米沙的一樣，依然是那麼灵敏，那麼活潑。”

“沃夫卡，你為什麼不幹你爸爸的一行呢？”

這句話，她至少應該在十二年前問就好了。

“你是將門之子呀……不然的話，你已經可以做團長了。虧你怎麼會想出來要這樣做！你為什麼要喜歡這個礦業學院呢？要是你的爹媽還活着，他們是怎麼也不准的，怎麼也不准！”

卡波奇卡姑母一邊說，一邊埋怨地搖搖頭。她每次會見她的姪兒，總要教訓他幾句，她認為這是她的責任。因為她究竟是李西津家的人，年紀又比他大。應當讓這浪子感覺到，仍舊有人關懷着他。他是需要，哦，多么需要有人照顧呀！

“浪子”摸摸自己的鬍子，用手掩着嘴，寬容地微笑着。最後，他干脆地說：

“您瞧，有的人喜歡軍事，有的人喜歡科學。各人的趣味是不同的。”

“趣味！”卡波奇卡姑母嘟囔着。“我的天！你搞科學，哪怕是能够在隨便什麼地方找个事做也罷咧……你既然幹不了武的，也該進部里做文的呀……都不幹，你只曉得一味胡鬧！”她閉上眼睛，深深地嘆了口氣。“我把你怎麼辦啊，我怎麼為你負責啊……”

“唉，”她想，“他要是能像故世的塔塔尔哲夫那样做个英雄就好了……哼，他才不配呢！”

李西津向前移近一些，把頭髮揉得乱蓬蓬的，孩子气地、快活地哈哈大笑。他頑皮地眯着眼睛，向姑母看看，然后兩手一撒，仿佛把一件什么东西擲在地下似的。

“卡波奇卡姑母，親愛的，您再也猜想不到，我还要發明一件奇妙的东西呢！您听我說：現在我的实验室里，仪器有……”

卡波奇卡姑母登时吓得沉下臉來。

“你还在搞那管子的把戲嗎？噯哟，真糟糕……你还没死心嗎？你还没把它們丟开嗎？”

“嗯，請您听着呀……”

“我不要听！想不到你会这样！”老奶奶哭声哭气地嚷着。“你小时候爱淘气，現在还是老一套！鬍子倒留長了。想不到你会……唉，你呀，真是我的禍害！”

……李西津小时候，大家常常拿管子的事取笑他。大人們老是逗他玩，因为家里只有他一个小孩兒，他在童年时代，几乎从來沒跟年齡一般大的孩子接触过。

那年李西津五歲。瓦維洛夫老板給自己的店布置了一个別致的櫥窗：玻璃窗里面，放着一头褐毛大熊，一只爪子拿着一个瓶，另一只爪子端着一只酒杯。熊不快不慢地揮动着兩只爪子，先把瓶里的酒倒在酒杯里，再把酒杯举到嘴边，一口喝完，放下酒杯，再斟滿酒，又一口喝完，就这样从早到晚不停地做下去。这情景迷住了李西津。媽媽喚他，拉他的手，可是他賴着不走，仿佛在人行道上生了根一样，一面却用貪婪的眼光瞅着那神秘的野獸。直到过了一小时，母親答应給他買小錫兵，才哄得他坐上馬車。

但是，没过多少时候，小錫兵已被扔在桌子底下。李西津每天

哭着要大人帶他去看熊。有几次，大人依了他。他总是赶过路上的行人，跑到橱窗跟前，踮着脚，欣赏得出了神。

有一次，他留心看那灵活的熊掌的动作，很想知道熊的后背是什么样子的。媽媽允許了他進店鋪里。他在店鋪里，碰到了意外的和嚴酷的失望，因为他看到，后面不是毛茸茸的背脊，而是由横杆，小輪和管子造成的精巧的机械。这給李西津很大的刺激，他立刻对熊失去了兴趣。

大家都弄不懂，为什么这孩子的性格有了这么大的改变。有时候，孩子变得很沈默，怕跟生人交談，愁眉不展地向人家瞅着，“这是小事情，”大人們想。可是，李西津从此感觉到，他周遭的一切很可怕，大概，大人們不过是在愚弄他。

他向那个坐在媽媽屋子里做針綫的女裁縫看看。她的一只手不快不慢地移动着，一会儿抬起，一会儿落下。李西津心里想，女裁縫大概只是一个假扮的活人。也許，她像那橱窗里的熊一样，只有向观众的一面是“展覽的”一面；她的后面，在那看不見的地方，大概是藏着銅和玻璃制的活动机器吧。

孩子想到这里，害怕起來，溜了出去。他跑到育兒室里，扒着窗口瞧了瞧。窗外面，通过敞开的大門，他看見新入伍的兵士在街上整隊，演習使槍：先是“举槍”、“槍放下”，接着又是“举槍”、“槍放下”。

忽然，李西津幻想到，这些新兵会不会也只是假扮的呢？他們会不会也像那熊一样呢？

怎样才能知道，誰是真的呢？大人們是在朦朧他嗎，还是一切都是“真实的”？难道全世界上只有他一个是真的，是活的嗎？

有时候，李西津忘了这件事，但是，好几次，这可怖的思念又在他的头腦里湧現出來，直到一星期以后，他才恍然大悟：人的身体

里是沒有小輪和管子的。

有一天晚上，他坐在母親怀里取暖，把不久以前自己害怕的事坦白地都說給她听。母親忍不住哈哈大笑，接着跑去告訴父親，告訴客人們，大家都笑得不能動了，李西津笑得比所有的人都厉害，声音响亮得像銀鈴似的，但是，由于他感覺到，当着众人，他是处于一种非常的和特殊的地位上（关于这点，我們应当說，要怪他的母親不好），以致他的心灵中留下了一个模糊的陰影。

母親平时关心的是請客宴会和新衣時裝。她不是招待一羣对孩子陌生的客人，就是一直到午飯的时候还在睡覺（因为上一天夜里在舞会上跳舞）；不是訪女友，就是上戲院。李西津爱听她說話的声音，爱受她手指的撫触，甚至爱听她的脚步声，但是，他难得有机会跟她一起度过一整天。她常常匆匆忙忙赶到育兒室里，問保姆李西津可好，然后瞅着他的眼睛，帶着有趣和親切的样子，輕輕地摸摸他的鼻子；孩子還沒來得及跟她說話，她已經攔住他，吩咐他別淘气，隨即忙忙乱乱地去干她那些做不完的“正經事”了。

有时候，母親感到一陣強烈的情感冲勁。她砰地推開門，冲進屋子。急速地，仿佛有誰搶去她的兒子似地，把孩子緊緊攬在自己怀里，連連地吻他那金髮的小腦袋。

“你是我的好寶貝，”每逢这种时候，她总是向他囑咕地說，“你是我唯一的……別人都討厭……世界上沒有比你更好的了！”

她接着又扭轉頭去向保姆說：

“你帶他散步去，要离开別人家的孩子。当心，你得負責！”

“是啦，太太，我向來是……”保姆說。

父親每次听見這話，总是生气說：

“你总有一天要把孩子慣坏了的。这才掩藏不住呢！这算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呢？”

母親開始跟父親爭執，父親搖搖頭，結果又是一切照舊。父親心里不情願，但是面子上只好同意，說教育孩子是女人的事。“暫時讓它去吧，”他想，“等孩子長大起來，進了陸軍學校，那時候，一切都妥當了。”

父親不能經常照顧兒子。他是一個十分忙碌的人，他不停地工作，先公後私，像他這樣勤勞的軍官並不多。他熱愛他的團，關心他的下屬，對俄國的武力感到驕傲，他喜歡俄羅斯人，喜歡普通士兵，他引用蘇沃洛夫^①的話，稱他們為“神奇的武士”。顯然，這樣的團長是不會有很多空閒時間的。

父親跟兒子見面，主要地是在飯廳里吃午飯的時候。父親個子高大，留着鬍子，穿着釘有肩章的軍服，總是像個伙伴似地向孩子擠擠眼睛，老是問他這麼一句話：“喂，怎麼樣，好小子？”

每逢假日，午飯後休息的時候，父親總是把兒子喚到他的書房里。他們倆誰都不會跟對方攀談。這一個身材高大，從高處向下瞅，摸摸鬍子說：“你說呀！”那一個一步一步挨過去，仍舊不開口。這時，父親撫摸孩子的金髮，把扶手椅子移過去一些，背朝着窗口坐下，翻開膝上的書。這一來，跟父親談話而引起的最有趣的事開始了。“爸爸，可以嗎？”兒子問。父親點點頭。李西津跑到書桌抽屜跟前。平時不能染指的寶藏在他面前展開了：其中有底座已經被砸碎成兩半的蘇沃洛夫的石膏半身像，有打了結的肩帶，有一段段五顏六色的鉛筆頭，有裝着表墜兒的硬紙盒，有手槍的子彈，有破壞的吸墨水紙壓板。

李西津的保姆叫披拉蓋雅。她一刻也不疏忽“老爺的”兒子。

① 亞歷山大·華西里耶維奇·蘇沃洛夫（一七三〇——一八〇〇）：偉大的俄羅斯統帥。

她下巴底下圍着一條黑圍巾，一個小臉蛋隨時隨地在他面前閃來閃去，半高統的羊皮靴一天到晚踩得咯嗒咯嗒响。要是李西津一整天沒胡鬧，沒碰傷，沒招涼，沒割破那里，按時吃了飯，按時睡了覺，那末，到了晚上，老保姆替孩子蓋好被窩，在床邊上坐下，就會嘰哩咕嚕地說：“感謝聖母，一天平平安安過去了。但願永遠這樣，小寶貝，讓我的腿休息休息吧……”

李西津家住的是一幢單宅的石头房子，有院子和花園，离營房不遠。院子和廚房由幾個勤務兵收拾料理。勤務兵從來不跟團長的兒子談話，因為這是團長太太嚴加禁止的。披拉蓋雅也保护好孩子，使他千萬不要想到要跟街上的孩子一道玩耍。“這是怎麼也不行的！”太太把手指一舉，反復地叮囑她這件事。“哼，還怕他們不教他那些下流的事！”

李西津像在一个荒島上那樣長大了。

漸漸地，他有了一種看法，認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他的家，最重要的人物就是他的保姆、母親和父親。他是全人類中最重要、最優秀的人物。他的家啊、一切的東西啊、所有的人啊，都应当為他服務，要使他生活得快活有趣，使他的希望都能實現，使誰也不敢反抗他，使他会更常常收到禮物，獲得新的玩具，痛痛快快地吃糖果，吃蛋糕。

有一次，披拉蓋雅預備下鄉去看她那出了嫁的女兒。太太給了她三天假。那時候李西津發現，保姆把一些他還沒看見過的東西藏在她的提籃里，那些東西是一只孩子玩的小木盆和一只色彩鮮艷的洋娃娃。他跑到保姆跟前，快活得笑起來說：

“還是被我看見啦！給我吧！”

忽然，老保姆噠一聲把他面前的提籃蓋住了，說道：

“好寶貝，這不是給你的。這是買給我外孫女的。”